

土丘物语

俞思

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,每到节假日,家长们都会忙不迭地带孩子出去长长见识,毕竟穷什么都不能穷了孩子的教育。对孩子们来说,飞机高铁固然新奇,用双腿丈量更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出行。

今年春节期间,方岩集散中心人头攒动。不过,孩子们更爱这安置区中遗留的一大块泥巴地。农历正月初五,天气格外晴朗,仿佛回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,孩子们邀请我来到他们的秘密基地——毗邻市一医医共体方岩分院的几处矮土丘上。

该院旁边有一大处不知名的矮土丘,说它矮是因为土丘的最高点也不过是三层楼,在簇新整齐的方岩安置区里,它是如此的不起眼,以至于我们常常路过却从不曾正眼瞧过它,仿佛安置区里完全没有这一处不入流的原始世界。

第一次发现这矮土丘,全是因为一个亲戚在这里种了番薯,特地带我的两个孩子来这里挖番薯。原始的

土丘似乎对孩子是有天生的吸引力的。那次,他们便在这处土丘挖泥、刨土、追猫、上树。也许是领会到了与钢筋水泥截然不同的趣味,两个孩子都特别惦记着,趁着日头正好,便拖着我一起。

矮土丘爬上去一点也不费力,但登上土丘就有了居高临下的视角:土丘脚下人来人往,土丘头上却寂静悠悠;土丘四周是崭新的房子、柏油路,土丘里却是亘古不变的枯黄野草,静静地生长在喧闹的街市里。仅仅隔着这不到十米的距离,来去的路人仿佛看不见这土丘,只一味地赶着自己的路,无论孩子在这土丘上怎样大闹天宫,似乎都惊不起一点涟漪。

看着孩子自得其乐地沉浸在这土丘的疆界里,我也在这暖阳里卸下了自己的盔甲。我脱掉了鞋袜,用皮肤去感受这矮矮土丘的触觉,粗糙的野草是土地最忠诚的士卒,它曾在离骚里生长,在诗经里生长,在汉赋里枯黄,又在白居易的笔下涅槃。新妇看

过,将军看过,月亮看过,风雪看过。它也曾摇曳在路转溪头的驿站,在嬉戏烽火的高台,抚慰过游子,抚慰过伤兵,抚慰过童年,抚慰过耄耋。

它拨开历史厚重的帷幕,穿越历代汹涌的人潮,却只为在这里与我们相遇。它是在这土丘上等待了多久呢?等待着我们拥抱,等待着我们探望,等待着我们奔跑,等待着我们踩踏。而我如此幸运,踩着这方矮矮的土丘,踩在中国的大地上,每一寸土地都有一样的悠久历史和一样的国土厚重。

我情不自禁地拥入这温暖而略显粗糙的怀抱,侧头仰视,满目是孩子欢腾的身影,拔草、挖土、舀水、和泥、闭目倾听,耳畔皆是四季的话语:草莓说我要结果,牡丹说我要开花,庄稼说我要长大,蚯蚓说我要松土,大地说我要永恒。

植物们各有各的活法,用它们的根、茎、叶、果,无声地呢喃:每一个日子都是红火日子,每一寸河山都是大好河山!



别样风光 周照 摄

当年心事

应杏村

走着走着,人生只剩下回忆。在这雨声淅淅沥沥的立春之夜,我靠着床头闭目听着古筝版《半山听雨》,在音乐的荡漾中,仿佛置身山水,有柔风拂面,有雨声叮咚,有白鹤独去,还浮现出了一个脸色凝重的小女孩,她垫着条小凳在灶台上不停地劳动着的画面。

看过很多书,可能够记下来的叙事与描写却很模糊,倒是3岁以后的一些人事反而清晰地烙印在了心里。比如,从五六岁开始烧饭、借米、吊井水、煮猪食、洗衣服、领妹妹、扒稻秆扭,以及过年所带来的种种心事。

先说烧饭吧。母亲到生产队出工赚工分,我在家领妹妹,当然还必须要烧好午饭,可问题是米箱里常常没有下锅米。当太阳照在对面人家的墙脚时,第二次中午广播马上会响起,烧午饭的时间就要到了。我紧张、着急地背着妹妹,拿着米升,硬着头皮走在几个尽可能借到米的邻居家,有时上次借的都还没还上,这次又——终于,在母亲收工回家吃饭时,我借到了米,烧好了饭,不由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洗衣服时,我总搓不动大人的衣裳,吃足了水分的衣服从水里拎上塘埠头时,差点被衣服拉下水。我还老担心肥皂会掉入水里,它实在太滑手了,我用小手紧紧地扼住肥皂,不让它溜走。洗完衣服,看一切安好,我不由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夏季,双抢,每一处人家晒过稻秆的田岸、塘岸、小山脚,都是我的欣喜之地。那落下来的薄薄一层称之为稻秆扭,的稻秆碎,是我眼中发光的亮点。我和妹妹用竹筛杆穿过畚箕的三脚架,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奔波于各个亮点。看着集腋成裘的一捆捆稻秆扭,叠放在楼上,够一年到头垫猪栏,母亲会在年底卖掉省下的稻秆,给我们买布做过年的新衣裳,宽心之余也不由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而过年前也是有重重心事的:切糖时的煎糖油,不能太老或太嫩,担外婆家拜年的米胖,的米胖,不能炒焦或夹生,煮麦饼肉时,肉总不够,得想办法凑上。这一系列的操作,一直来都是由连灶台都够不着的我来完成的。当做好这一切,我犹如卸去千斤担,不由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刚拜完年,每每又得担心了:正月初十,学校开始报名了。迫在眉睫的学费,母亲总没有顺利借到,看同学们都上学二三天了,我们姐妹还小心翼翼地坐在被窝里不敢吱声。终于,母亲借到了几元钱,姐妹仨分摊了一点,在独自前去报名的路上,反复地记着母亲教我们跟老师说的话。等杀了猪、卖了粮再交上欠款。一路忐忑,战战兢兢,不得安心。

虽然是下着雨放着音乐的夜里,可我还是依稀听到了传过来的爆竹

声,它越过黑暗,穿过雨幕,带着震动天地的强声,仿佛向人们宣告新年到了,春天来了,幸福生活的时代来了。

前几天,在武汉理工大学就读的小罗来信告诉我,他的一些学习情况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。小罗,是我结对助学的困境大学生。

一次偶然,我看到了一个由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送的“亲青筹”平台,通过平台,可以帮助家境贫寒、品学兼优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我突然就想起自己小时候读书交学费的情景,仿佛看到了一双双渴望的眼睛。

虽然我的生活并不富有,但从一无所有、深谙艰辛到现在的丰衣足食、享受自由,我已如登天般幸福。是谁给了我如此美好的生活?是强大的祖国,是中国共产党。我常常心怀感恩,不知如何回报。我想,如果我能点上一盏灯,让寒冷的心感受到社会的温暖,不也是报恩德于百千万分之一的事吗?

于是,我联系了平台,加入了结对助学的行列。自2018年开始,已结对20多名困境大学生。

新年伊始,我有幸加入了永康市作家协会,唯有努力学习积极上进,用一颗感恩的心来歌颂我的祖国,赞美我的家乡,孝敬我的父母,感谢关爱我的老师和朋友。

前方有路,越来越长,越来越广。

我的小姨

橙子

23岁那年,我的小姨嫁到了柳墅村。那时,与大多数村民一样,小姨和小姨父过着不算宽裕的生活。不过,他们夫妻思想活络又不怕吃苦,经过多年奋斗,提前奔向了小康。

小姨未出阁时,就非常勤劳、能干。那时,她每天忙着种桑养蚕,走村入户挑着担子卖发糕,是里里外外的一把好手。嫁到柳墅村的前几年,小姨在家务农,每天起早贪黑在田里劳作。我每次去她家,总能见到她忙碌的身影。

那时的柳墅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庄,村里只有一条一米多宽的水泥路。我每次骑车穿行其中都有点害怕,特别是骑到村里那个九十度的转角时,如有车辆交会就险象环生了。记得有一次,我就因没把方向,迎面又刚好推过来一辆独轮车,一慌张连人带车摔到了路边的水沟里。如果再摔出远一点,那就要掉进水塘里了,当时别提有多狼狈了。

小姨结婚几年后,夫妻俩虽勤俭持家,但家境还是没有多少改善。他们觉得在土地里刨生活不是长久之计,便决定到外面闯荡一番。最后,他们选定在杭州临平谋生计,先是开钉鞋店,后来见城市建设步伐加快,市场上对小五金需求逐渐增大,他们嗅到了新的商机,便充分发挥永康得天独厚的五金优势,决定改为开五金店,一开就是30多年。

起初,他们只在临平小街租了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店铺,里面满满当当地摆放着从金江龙、古山进的各种小五金,中间只留窄窄的一个过道供客人进出。

为了做生意,小姨没多久就学会了一口地道的临平话,每每有人来店里要买点什么产品,她就用本地话跟他们交流,无形中拉近了双方的距离。小姨又凭着她那惊人的记忆力,客人无论要买什么,只要她店里有的,她总能很快地从成百上千种货品里找到它。为了省钱,他们舍不得雇小工,货品拿上拿下搬进搬出都只能靠自己。一年365天,只有春节那几天才会关门回到永康过年,其他时间都是不歇业的。靠着日复一日地经营打理,小姨终于有了一点积蓄。2000年,他们将赚来的第一桶金回村里造起了三层小洋房,立在村头独领风骚,傲视群雄。就算是现在,他们家的别墅也还是村头一道靓丽风景。

随着城市建设的深入,临平建起了专业的五金市场,夫妻俩成为第一批入驻的商户。小姨在他们买下的两间门面房里经营,小姨父则在相邻不远的地方租了三间店面另外经营。两个人两家店铺生意更好了,一个人忙不过来,便都雇上了小工。他们的店铺品类齐全,生意上又童叟无欺,几年下来创立的“老王五金”品牌便名声在外了,生意自然是一年胜过一年。不过,他们还是初衷不改,勤劳依旧。每天清晨,当大多数还沉醉在梦乡时,他们早已起床去五金市场开门迎接第一拨客人了。

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,他们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。虽然早早就赚了个盆满钵满,可是他们那节俭、勤勉的习惯一直没变。今年春节回家,表弟买回每公斤17.5元的小麦饼。小姨觉得太贵了,就跟姨父一个擀面、一个翻饼,自己动手烤起了小麦饼。在他们润物无声的影响下,一双儿女也踏踏实实,不事张扬,分别在临平、上海成家立业。现在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生活已无后顾之忧。

现在的柳墅村道路宽敞,房前屋后和环村公路都种上了罗汉松、香樟树等。村里的端头怡园,有参天古樟树、小桥、流水、步道、广场供村民休闲娱乐。村外又有一大片地势平坦的农田,一年四季景色各异,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风景图。看着越变越美的家乡,小姨夫妻俩准备再过几年就落叶归根,舒舒服服回家养老了。